

玉渊杂谭

痛惜编剧奖的我们,都有好故事饥渴症

文·尼三

一旦行走,就是一个全新的感觉、全新的生活、全新的道路、全新的世界。

走

近期,第十一届中国艺术节上举行第十五届文华奖评选,单项奖仅有文华表演奖,而编剧奖和导演奖均被取消。消息一出,舆论蜂起。编剧素有“一剧之本”之称,大家对取消编剧奖意见尤大。有的媒体说,这是短视逐利之举;有的说,这是对当下重视明星的推波助澜。当然,也有辩解的声音,认为文华大奖(剧目)已体现了编剧和导演的工作,而表演奖也建立在对编剧、导演的肯定之上。但不管怎么说,评奖是一项导向性很强的活动,就像文华编剧奖和导演奖曾发挥过引导和繁荣文艺创作的重要作用一样,这次编剧、导演缺席文华奖,至少在短时期内会对中国舞台艺术的创作生态造成不小的影响,但从长期看,奖项

调整的震荡也将渐渐平息,毕竟,那些真正代表时代、流传后世的艺术精品不是为奖而生的。真正应引起思考的是,大家痛惜编剧奖是在痛惜什么?或者说,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心态。我以为,这种心态可称为“好故事饥渴症”。从原始人在山洞里画下野牛,从我们儿时缠着父母给自己讲一个故事,对好故事的期待深深植入人性之中,与生俱来,挥之不去。在那些或苦涩或安稳的岁月中,支撑我们越过生命之河的,正是一个个睿智、温暖、感人的好故事。一颗没有好故事滋养的心,是干瘪乏味的;一个缺乏好故事的社会,意义世界是失衡塌陷的。较之传统社会,现代社会的生活更加复杂、多变,人

们的视野也更加开阔、深邃,尤其是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巨变展现出一幅波澜壮阔的生动画卷,从庙堂到市井,每天都在发生着或惊心动魄或感人肺腑或扑朔迷离的事件,故事创作的资源本来十分丰富,但其艺术形式却不是陷入脱离生活的胡编乱造,就因过于类型化而落入套路、窠臼之中,不禁让人惊呼“剧情还没生活狗血”。这两年很火的木心曾说,不要放弃文学,电视尽量少看。他没有想到的是,在互联网的冲击下,看电视的人越来越少了,但被他不幸言中的是,文学似乎也正被禁锢于专业或行业之内,与生活、与艺术越来越疏离了,与此相应,艺术从文学母体汲取营养的能力似乎也在减弱,我们经常看到,有些优秀的文学作品

品久欠得不到艺术呈现,有些被普遍看好的文学作品搬上舞台或荧幕银屏后的效果令人灰心。而电影、电视、游戏、网络文学等优质IP缺乏的困境,也早已成为制约艺术全产业链健康发展的重要问题。凡此种种,都让人们对于“好故事”充满了期待,也对那些有可能激发好故事的举措心怀爱憎,文化编剧奖无疑是其中之一。正因为如此,解开文华编剧奖缺席的心结,要害在于治愈“好故事饥渴症”。恢复某个奖项即便能收一时之功,也只是治标。治本之途仍在于改善文艺创作生态,消除为评奖而创作、为金钱而创作的迎合、浮躁、趋利之风。唯其如此,艺术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繁荣,实现从“高原”向“高峰”的跨越。

窗外有风

“双11”有感

文·杨富波

从国家层面到社会各界,都为创新着急上火。大家把眼睛盯着科技界,盯得死死的,一点风吹草动,就大做文章。可是,要我说,当代中国最了不起的一项原初是“双11”,它深入人心,造福群众,消费者和商家都爱它,它不仅丰富了人民的物质生活,甚至也丰富了祖国活生生的语言宝库——如“剁手”一词,生动形象,魅力无穷。

当然,目前尚未听说有什么权威机构出来认定“双11”是一个节日,购物节云云也只是民间说法。它虽然还不是一个正式的节日,但节日所具有的一些特征,也都具备了,比如广泛的群众基础,初步估计,“双11”影响到的人群应该上亿了,又比如狂欢的氛围,更不用说它的商业价值,它本身就是互联网商业的产物。

近年来,中国的节日越来越多,走的几乎都是文化搭台,商业唱戏的路子,节日和商业已经水乳交融,密不可分。这些节日可以分为三大类:其一是传统节日,如春节、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等等;其二是现代确定的具有政治意义的节日。如妇女节、劳动节、儿童节、国庆节等;其三是西洋人的节日,更是五花八门,如情人节、母亲节、父亲节、万圣节、圣诞节。所有这些节日,无论古今中外,无论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没有一个节日不被商业氛围浸透泡烂的。一个纯粹的节日,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双11”,登场了。它扯去了节日的文化衫,赤膊上阵,径直以商业活动为节日内容,简洁,痛快。

说“双11”,是原创,是因为它不依傍古人,不山寨洋人,纯粹由民间力量促成。而且,它是将文化转化成生产力的典型案例。追本溯源,“双11”,原叫做“光棍节”云云,本是单身人士的自嘲智慧的现代应用。“光棍节”云云,是中国古老的一种自嘲与撒娇,是一种青年亚文化现象。当11月11日那一天,天人合一,单身青年越发体会到独身的苦楚和对伴侣的渴望,当然,其中也掺杂了守身如玉的傲娇和宁缺毋滥的操持。是日也,其心中难免涌起一股悲愤欲绝之情,这情绪肆虐于胸,自然需要一种宣泄方式,或者说需要一种替代性的安抚方式,而花钱成了最简便而有力的管道:购物本身带来的操控感和物质带来的充盈感,填补了情感缺失所造成的心灵缺口。情感的欲求被转化为物质的欲求,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类似的满足。单身,不再是一种情感状态,也变成了一种消费身份。当这种消费身份形成大范围的认同,积累成一种力量,形成了漩涡效应,那些不是单身的人,也被卷入其中,乐此不疲。当然,这一切,都离不开千千万万商家的操盘和推波助澜。积数年之功,气候渐成,当人们再提到“双11”,时,首先想到的不是“单身”,而是“剁手”。

“双11”,显示了消费社会拥有的对于欲望的巨大塑造力量,它把人们一切的情感欲望都转化成了消费欲望,把精神性的追求转化成了物质性的欲求。不管有钱没钱,不管花多少,哪怕你在这一天不花钱,也已经在无孔不入的传媒的宣传轰炸下,掉落到消费的汪洋大海中,正所谓“无所遁逃于天地之间”。在这样的空气中,我们对物质的欲望,被挖掘,被放大,被正名,被封圣。

忽然想起孔老夫子最喜欢的学生颜回,孔圣人赞美他安贫乐道的德行,“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今天,要做一个颜回这样的人恐怕不容易了,而颜回若生在今日,或许也会手握智能手机,盘算着哪家快递可以到他的陋巷吧。

张荫麟是民国史上罕见的史学天才,他的未竟之作《中国史纲》,文笔优美,论述流畅,特色鲜明,不仅是历史系学生案头必备之书,也是史学爱好者交口相传的畅销读物。

人物纪事

张荫麟:才如江海命如丝

文·魏邦良



▲ 1934年,张荫麟(右四)与史学研究会会员合影。▲ 张荫麟所著《东汉前中国史纲》青年书店1944年再版。

张荫麟是民国史上罕见的史学天才,他的未竟之作《中国史纲》,文笔优美,论述流畅,特色鲜明,不仅是历史系学生案头必备之书,也是史学爱好者交口相传的畅销读物。

张荫麟37岁就因病去世。在民国天空中,他像一颗流星,那么短暂,那么耀眼。1923年,17岁的张荫麟考入清华学堂,当年,他就在《学衡》发表《老子身后孔子百余年之说无疑》,毫无忌惮地和史学大师梁启超唱对台戏。接下来几年,他发表了数篇重要论文,见识不凡。1929年,张荫麟从清华毕业,已在历史学领域声誉鹊起,但张荫麟并未满足于此,而是选择赴美深造。

张荫麟在史学领域游刃有余,挥洒自如;在社交方面则捉襟见肘,左支右绌,他干脆给自己取了个笔名曰“素痴”。

自17岁给梁启超“纠错”后,张荫麟又多次撰文和一些史学大家商榷。顾颉刚因“疑古”而暴得大名,张荫麟却提出质疑:“信口疑古,天下事有易于此者耶?吾人非谓古不可疑,就研究之历程而言,一切学问皆当以疑始,更有何于古;然若不广求证据而擅下断案,立一臆说,凡不与吾说合者则皆伪之,此与旧日策论家之好作翻案文章,其何以异?而今日之言疑古者大率类此。世俗不究本原,不求真是,徒震于新奇奇,遂以打倒偶像目之;不知彼等实执一新偶然而已。”

张荫麟指出,顾氏“疑古”的结论,来自“默证”。而西方历史学家早就说过,“默证”只适用于很小的范围。经过细密的论证,张荫麟认为,顾颉刚在论著中过度运用了“默证”,得出的结论自然不可靠。既然顾颉刚“疑古”的结论十分可疑,他藉此获得的名声理应大打折扣。

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学者,一再批评不止一位学术前辈,当然是不明智的。但张荫麟不想通过“酷评”引人注目,而是因为学问上的“洁癖”,看到错必欲指出而后快。在他眼中,只有学术的硬规矩,哪管学界的“潜规则”。当然,这种反常规的做法,显露了他身上的“痴气”。这股“痴气”蕴含的正是一种真诚与勇气,追求真理,无所畏惧;钻研学问,坦荡无私。

张荫麟有留学背景,有出类拔萃的学识,如果愿意,可以轻而易举步入仕途。一位国民党高官有意将他引入政府的高层,但他坚定地回绝了。

远离灯红酒绿,固守青灯黄卷;无意飞黄腾达,甘作一介书生,在俗人眼中,张荫麟的选择当然是“痴”气大发,然而,正是这种“痴”显露了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操守和良知。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虽为天才,张荫麟也不免为情所困,而且至死恐怕也未能参透。

真,殉情与殉道有同等的价值。我实在板不起面孔,用狭义的道德名词,世俗眼光来责备他,警告他,唤醒他迷恋女子的幻梦。”

也许是愧疚,张荫麟致信妻子让她带孩子来昆明团聚。妻子带着孩子、母亲和一位亲戚来到昆明,一家人十分热闹,张荫麟却失去了做学问必须的宁静。婚姻总是琐碎而庸常的。两人因琐事纷争不断。一次激烈口角后,妻子一怒之下回老家去了,那位Y女士也迷途知返,到北京寻找自己的归宿。重新沦为孤家寡人的张荫麟,心绪之恶劣可想而知。昆明成了他的伤心地。不久,他也离开昆明去了贵州的遵义,任教于设在那里的浙江大学。

张荫麟对伦慧珠的爱是真诚而热烈的。只是在步入婚姻的围城后,他似乎还不愿从浪漫的云端回到务实的土地上。伦女士由恋爱中的“仙女”还原为婚姻中的“主妇”后,张荫麟也毫不遮掩地大失所望。两地分居让爱的风花雪月趁隙而入;不再完美的婚姻,则让这段隐秘之恋得以蔓延。

作为史学天才,遨游上下五千年,张荫麟手挥目送,应付裕如;面对小家庭,却手忙脚乱,顾此失彼。张荫麟将纷繁的历史梳理得井井有条,靠的是理性;而在处理婚恋时,他却完全感情用事。

到贵州后,张荫麟闭门思过,意识到婚姻家庭的可贵,他致信妻子请她原谅自己,带孩子来贵州团圆。婚后,战乱却使张荫麟不得不抛妻别子远赴云南,任职于西南联大;妻子则带着孩子困守在老家东莞。

张荫麟从未想过要背叛妻子,然而,分居的日子里,昆明一位Y女士一直向他表示倾慕。理智上,他能让这位知己的表白穿耳而过;感情上,他却不能将这个年轻的红颜拒之门外。他们有了一段隐秘的恋情。他后来向好友贺麟坦白了这段恋情,还说:“她早已订婚了,她的未婚夫在北平,我劝她回北平与他结婚。”

贺麟这样评价这段恋情:“我知道他是一个富于感情的人,我也知道他们两人间已有十年以上的友谊,他们之间发生爱情是毫不奇怪,异常自然的事。同时,凡是了解近代浪漫精神的人,都知道求爱与求

一个偶然的的机会,张荫麟结识了当时还是学生的伦慧珠,对这位一如林黛玉的少女一见钟情。表白遭拒绝后,张荫麟赴美求学。异国苦读的岁月,张荫麟忘不了初恋,他再次以笔代舌,绵绵情话漂洋过海抵达伦慧珠的案头。一封封书信如春风吹开了伦慧珠的心扉,也催红了爱情果实。四年留洋生活结束,当张荫麟乘坐的邮轮抵达香港时,伦女士亲自去接他。

张荫麟身染重病后,仍旧苦读不休,而且读的还是艰涩深奥的学术著作。去世前不久,他还高声朗诵庄子的《秋水》,那琅琅的读书声,透露一股刚正之气,蕴含一团生命之光。

早在清华读书时,人们就把张荫麟、钱钟书、吴晗、夏鼐并称为“文学院四才子”。凭张荫麟的天分和努力,假以时日,他取得的成就当不在陈寅恪、钱钟书之下,但无情的病魔却让这位年轻的大家壮志而殁,诚可谓“才如江海命如丝”。

(除署名作品外,图片来源于网络)



秋色(摄影)

刘剑

